



# “当红军去！”

## ——长征途中“扩红”最多的省份是贵州

文、图/贵州日报天眼新闻记者 黄蔚

电影《四渡》剧照。

湘江血战后，3万红军将士身陷40万敌军构筑的铁桶包围。这是1935年初的贵州，中央红军正经历着长征以来最严峻的生死考验。

近期在全国院线热映的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的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影片《四渡》，故事正是在这样的至暗时刻拉开序幕。

影片没有止步于金戈铁马的战场叙事，还将目光投向千千万万个像阿金这样的普通人。他最初只是一个为了“一口饭”而跟随队伍的流浪儿。在帮助红军进入遵义城后，这个孤苦无依的少年为了活命，懵懂地跟着队伍踏上了长征路。行军途中，在红军的耐心引导下，他第一次懂得了“干人为何穷”，学会了一笔一画写“人”，也渐渐理解了这支队伍为何而战。阿金的故事，正是红军长征在贵州“扩红”（扩大红军队伍）的缩影，有不少青年从随波逐流成为信念如磐的红军战士。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出发时共计86万余人。长征出发以后，在连续突破敌人设置的三道封锁线，特别是11月底至12月初的湘江战役中，部队遭受重大损失，锐减至3万余人。至1935年1月遵义会议时，中央红军兵力总数约为3.7万人。红二、红六军团出发时也只有1.7万余人。兵力锐减，成为摆在红军面前最紧迫的现实问题。“扩红”，成了生死攸关的头等大事。

贵州省红色文化重点建设工程学术委员会副主任、中国中共文献研究会毛泽东思想生平研究会副会长、中共贵州省委党史研究室原一级巡视员覃爱华介绍：彼时贵州百姓生活困苦，被军阀和地主双重压迫，有着强烈的革命意愿。国民党黔军战斗力相对较弱，贵州多山多河的地理环境又为红军机动灵活的游击战提供了天然屏障。正是这多重因素的叠加，让贵州成为红军战略转移的理想之地。

进入贵州后，“扩红”工作很快取得了远超预期的成效。据覃爱华介绍，贵州是长征途中“扩红”人数最多的省份。据不完全统计，长征途中，红军在贵州全省“扩红”总数约16万人。

分区域来看，遵义地区扩红5000多人，是中央红军“扩红”的主要地区；毕节地区红二、红六军团“扩红”6000多人，贡献巨大；红二、红六军团仅在盘县停留两

三天，就有700多人参军。

红军在贵州的“扩红”，绝非简单的“招兵买马”，而是一场深入人心的政治动员。

文字宣传是最常见的方式。红军沿途在墙壁、门柱上书写了大量标语：“红军是帮助干人的军队，当红军去！”“干人参加红军！”“欢迎白军弟兄来当红军！”这些标语通俗易懂、简明有力。

文艺宣传则更具感染力。红军宣传队创作了大量歌谣，如《送郎当红军》中唱道：“送郎当红军，打倒土豪和劣绅，穷人得翻身”；《当兵就要当红军》高呼“人民群众加入红军、改变命运。红军还编排活报剧和民间小戏，如《打土豪闹翻身》，史料记载，这场戏在黔西演完后，在当地掀起要求参加红军的高潮，有几百人参加了红军。

群众大会更是“扩红”的重要阵地。红军每到一地，先打土豪、没收浮财，再召开群众大会将物资分给贫苦工农，并宣讲政策、动员参军。1935年1月红军到达遵义湄潭后，召开1万余人的群众大会。据《红军在贵州史料汇编》记载，“两天内扩军600多人”。

而红军严明的军纪，本身就是最好的“扩红”宣传。许多青年正是亲眼看到红军与欺压百姓的军阀天壤之别，才毅然踏上革命道路。“红军不打人骂人，把地主的粮食和房子分给老百姓，我觉得这支队伍很好，愿意跟着红军走。”在遵义参加红军的光李光前回忆说。

在贵州“扩红”的历史中，周素园是一个绕不开的名字。

1936年2月，红二、红六军团解放毕节时，作为辛亥革命元老、曾任贵州省政府厅长，57岁的周素园没有随国民党专员逃走，而是毅然留下来参加了红军。时任川滇黔省革命委员会主席的贺龙诚心邀请他出任贵州抗日救国军司令员。周素园在家门口挂出牌子，一时间

黔西地区的反蒋抗日武装纷纷前来归附。

当红军撤离毕节继续长征时，周素园虽年近多病，仍坚决随军北上，说出“死也要死在红军里”的铮铮誓言。长征途中，他凭借往日声望致信云南军阀龙云、孙渡，劝其顾全民族大义。红六军团团长萧克曾回忆：“周素园给孙渡写信，很有说服力。孙渡在威宁、昭通按兵不动……这种态势，有利于我们集中主力对付正面的敌人，在毕节地区停留20天，休整补充。”抵达陕北后，毛泽东曾接见周素园，称其为“亲切可尊敬的朋友和革命的同志”。

红军在贵州的“扩红”，取得了双重成效。一是兵员上的直接补充。短短几个月，贵州为红军输送了至少16万名新战士。二是民心上的深远影响。“扩红”的过程，也是塑造红军形象的过程。红军初到贵州时，百姓受国民党谣言影响纷纷躲藏；而经过一系列“扩红”宣传后，“干人们”主动为红军带路、抬伤员、赶制军装。在遵义市桐梓县，当地群众100多人昼夜为红军碾米20多万斤，10多名缝制工人和几十名辅助女工，自带缝纫机为红军赶制军衣3000多套。

回望长征路，贵州是红军长征途中活动时间最长、活动范围最广的省份，也是长征途中“扩红”最多的省份。最多的背后，是一方水土对一支军队的信赖和托举。四渡赤水更是军事奇迹，而贵州百姓用脚步作出的追随选择，则是这场奇迹最深沉的力量——把人民记在心上的人，人民必将他们高高举起。



四渡赤水纪念馆内展出的《红星报》对当时军民情深的报道。

### 文艺评论

## 青少年借电影《四渡》看懂经典战例

鲍远福 向辰安

2026年，恰逢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与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以中国工农红军四渡赤水为表现内容的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影《四渡》6月26日登陆全国院线后，引起相当的关注和讨论。长久以来，长征在不少青少年心目中，更多是历史课本上的文字表述。“四渡赤水，毛泽东的得意之笔”这句话耳熟能详，可对历史上发生的战役背后的艰险、博弈与抉择，却很少有青少年能清晰概括。

红色题材电影要让现在的年轻人真正看懂，首要的功课是打破复杂军事信息的认知壁垒。《四渡》最鲜明的艺术突破，在于它把以往主旋律电影最难表现的军事逻辑和战争思维，转化为青少年群体直观可感的视听语言系统。四渡赤水最难拍的地方就在于这一历史事件过程中的“变”与“乱”。整个战局涉及黔、川、滇三省交界，敌我兵力纵横交错，各方势力错综复杂，极易拍出红军在大山泥泞里不停跑动的疲惫战。为破解复杂战术的理解门槛，《四渡》主创团队贴合当下青少年文化消费的习惯，将微电影、网络游戏的元素，合理地融入电影的情节之中。影片将红军与国民党军队之间的博弈过程以数字化的沙盘推演、战棋转换，采用类似战略博弈游戏的全局俯瞰视角，通过动态沙盘推演直观呈现四渡赤水的兵力调度与战术迂回，将抽象的军事观念呈现为精彩宏大的视觉场景。在娄山关战斗的段落里，影片打破平视视角，让毛泽东与蒋介石在虚拟空间里形成了隔空对峙、激烈交锋的跨时空博弈。此外，影片巧妙地利用数字化的三维地形、微型沙盘和动态兵力图示，把分层兵力、地形、路线直观铺开，这种视角像极了当代青年在策略类游戏中所习惯的视角，把历史转译成了极具参与感的战术对弈。影片通过充满想象力的数字场景表达，把抽象的战略博弈具象化，让年轻观众看到了战争片不一样的叙事方式。这种数字化影像精准呈现战争场景，为青少年群体提供了充满沉浸感的视听感受，这是电

影上映后获得青少年观众积极呼应的重要原因。

不仅如此，影片在叙事结构上也别出心裁，采用三线交叉的叙事模式。这里既有红军高层决策者在遵义会议、苟坝会议的排兵布阵，又有敌方不断更新情报后的调兵部署，还有基层红军战士奋勇激战的细节画面。《四渡》在人物塑造上的可圈可点之处，在于它精细刻画英雄人物的内心苦闷以及伟人形象的多维度。刻画伟人形象，影片通过几个细节来展示他们作为有血有肉的普通人的一面。在影片前段，毛泽东背负着红军血战湘江转战后的沉痛，并被排挤和误解，面对战术是否正确难题，他也会出现焦虑。这种在高压面前的人物刻画，反而能够契合年轻人的观影期待，因为这一代的青年群体在理解历史人物时，没有太多的思想包袱，他们习惯把影片中的角色与生活中所面对的各种人相对标。在不断成长的过程中，年轻人总会面对不同程度的挑战，面对难题时应该如何抉择，彷徨时应该如何找寻方向，进而反思自己身上的不足，从而轻装上路。因此，他们更能从这种焦灼中获得共鸣——原来，英雄也并非无所不能，一场传世的战术决策背后也会在最初经历种种质疑。于是，当一个面对无法预知命运的个体，即便承受各种质疑和高压，却依然能在为解放人民的伟大事业中找到继续革命的精神支撑点，能在继续面对困境时依然选择死磕到底、追寻最终的光明，这样的伟人或英雄人物身上才有契合这个时代奋进青年群体的闪光点与共鸣点。

与此同时，影片在全景式呈现敌我双方战略博弈的宏大场景过程中，特意为观众再现红军基层指战员的成长和战斗的画面，再现军民鱼水情的同时，把宏大历史场景与充满温情的生活细节结合起来，以此塑造的红军战士形象更加立体饱满，更具有亲和力。影片大量展现了敌我双方士兵的激战场景，在吊脚楼内干脆利落的身手肉搏，在战壕里英勇穿梭于枪林弹雨的身影，面对牺牲时壮烈无畏的脸庞，以及雨夜

突袭古城的突击队战士们坚毅勇敢的背影，都让观众热血沸腾，又禁不住感动落泪。影片让观众记住了爱吃梨子的罗兴山，偷挖地萝卜的阿金和面冷心热的突击队队长赵德发。这种张弛有度的视听节奏烘托，给年轻观众留出了情绪激荡的缓冲地带，能够静下心来消化战争的绝境凶险，获得更多启发。影片也借着红军将士的牺牲告诉青年观众，四渡赤水不是凭空而来的英雄神话，而是红军战士用勇气、信念、智慧、鲜血和汗水合力铸就的革命史诗。

这种让宏观军事事件、战役部署与微观人物的细节刻画互为注解，既能让观众了解四渡赤水的历史事实，也能让他们深切感受到四渡赤水胜利的来之不易。影片在凸显主旋律题材艺术创作的思想价值的同时，也为新时代的青少年群体提供了理解中国红色革命经典历史场景的一种打开方式。由此，影片让历史书上的“声东击西、机动迂回”的文字，以及各类人物角色，共同被转化为观众的直观印象和情感体验，增强了观众对故事情节的真切感受，影片由此传达出来的同理心也更加打动观众。

最后，《四渡》对长征精神的阐释，不仅呈现在戏中，也同样呈现在戏外。影片中那个一开始只想跟着红军混口饭吃的少年阿金，在经历了与战友们在炮火硝烟中的惊心动魄后，坚定地一路追随红军，他作为红军的“种子”，完成了影片想表达的长征精神的传承与赓续。现实中，影片中的群像多是由贵州20余所高校2000余名大学生担任红军士兵的群演，他们穿着单薄的草鞋，在泥泞山路上拍摄行军作战的戏份。他们在拍摄期间克服天气严寒、长途跋涉的困难。这种沉浸式的体验，是他们的重走长征路。在影片内外，青年群体不仅是在演绎历史，更是用具身化的沉浸体验去丈量和理解那段红色历史。

当片尾字幕在荧幕上缓缓浮现，一场电影散场，但《四渡》给青年观众留下的余韵仍未消散。（作者鲍远福系贵州民族大学传媒学院教授，向辰安系贵州民族大学传媒学院硕士研究生）

爷爷：

影院的红色光影落幕，《四渡》深深照映进我的眼里、心里。满场寂静，我心澎湃。走出影院，晚风拂来，我安静地站在月色如洗的夜色里，忽然格外想念您。

回到老屋，望着墙上泛黄的老照片，我多想隔着91年的岁月，跟您好好说说话。

电影里演的，就是您和无数革命先辈拼过的过往。惨烈悲壮的青杠坡血战，铺垫了四渡赤水的传奇，改写了战局，也刻下了您最滚烫的青春。

看电影之时，我无数次红了眼眶。是电影感动了我，更是和您一样为着信仰不惜流血牺牲的革命先辈感动了我。我一遍遍想着，当年青杠坡战火纷飞，子弹击穿您左腿的那一刻，是不是和电影里一样：刺耳的枪声震得双耳轰鸣，硝烟漫天，身边并肩作战的战友，一个个倒下，没有人来得及回望，来不及道别。

漫山遍野皆是战友的遗体，1000多名战友永远留在了青杠坡的山林里。幸好您被善良的老乡发现后背回，藏在岩洞里细心照顾，才幸存下来，才有了我们这个家。

您扎根贵州热忱宣讲红色历史、传承红色家风。如今，我们接住您的接力棒，继续讲述红色故事，让红色基因从过去走向更远的未来。

我们一家三代依然住在您住过的老房子里，特别温暖，总感觉您还在。

我们家已成为了游客的打卡地，来往的游客越来越多，我们也很自豪。

爷爷，您期盼的新中国如您所愿，您当年踏过的群山，如今林木茂密。昔日阻断前路的高山峡谷之上，架起了举世闻名的大桥，天堑变通途。当年你们翻山越岭、徒步数日才能走完的路，如今车行片刻即可抵达。曾经闭塞苦寒的山区，成了令人称颂的“高速平原”。山还是您熟悉的山，路早已是盛世的通途。

您当年守护、为之奋斗的“干人”，也早已彻底告别了苦难——老乡们过上安稳富足的日子，如今岁岁安泰、国泰民安。

爷爷，我知道您的想法，我守着家乡、守着红色记忆，在四渡赤水纪念馆当志愿者宣讲员。

我日复一日，向八方游客讲述那段峥嵘岁月。一渡避实就虚、二渡回师黔北、三渡佯动感敌、四渡突出重围。每每讲完四渡赤水的精妙战术与悲壮过往，台下总是久久安静，所有人都在缅怀和敬畏这段浴血奋战的历史。

红色的火种，从未未曾熄灭，一直在相传。山河无恙，盛世如愿。这繁华安稳的人间，是最想写给1935年的您的信。

孙女何莉  
2026年6月26日



老红军何木林（文中爷爷）在青杠坡为群众讲述红军革命故事。受访者供图



何莉作为红色宣讲员为观众讲解红色故事。受访者供图

贵州日报天眼新闻记者 王子琪 整理